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尤异科幻作品

BOOK

内部资料 非商品

失落的金项链

作者：尤异

乔川拎着书包垂头丧气地往家走，这已经是他本周内第三次受到老师的批评啦！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不用功。因此该会的课程他都不会，老师一提问，就难免当众出丑。

乔川无精打采地走着。路过小河边时，草丛里一件光彩夺目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什么？啊！是一条金灿灿的项链！

乔川弯下腰，用两个指头轻轻地把项链夹起来。他发现项链下面还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您可以留着玩，玩腻了的时候，请寄到本市３０８号信箱。

奇怪，原来不是遗失的！乔川觉得这项链挺不错的，便把它挂在了脖子上。他决定先玩一阵子，等玩腻了，再把它寄回３０８号信箱。

回家以后，乔川的那股子高兴劲儿很快就一扫而光了。今天的回家作业还是因式分解！

他不知不觉又想起了早上让他当众出丑的那道数学题，但奇怪的是这次他立即就想到了解法，而且每一步演算都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脑子里。

乔川高兴了，不过，他又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清楚地记得，在老师讲因式分解的时候，他始终在看小人书，几乎一句都没听进去。难道自己突然变成了天才？他又试着回忆了几道自己过去做不出来的题目--有数学的，也有语文和其他科目的，结果都一帆风顺地解决了。他兴奋了！他激动了！他终于确信自己在刹那间变聪明了。

乔川刚吃完晚饭就去做作业了。夏日的天气异常闷热，乔川敞开了胸怀，那条金项链露了出来。乔川心想，男孩子胸前挂条项链，要是让妹妹看见，准得取笑我了。于是，他摘下项链，放进了抽屉里。

他满怀信心地掏出书和本子做家庭作业，可他万万没想到，刚刚获得的灵感，竟像突然被风吹走了似的。作业，他还是不会做。乔川对自己又失去了信心，像往常一样，他把书本往旁边一推，又玩了起来。他拉开抽屉，摆弄起那条项链来。他把它放在手上仔细地端详，最后又挂在了胸前。奇迹马上又发生了。他刚才不会做的那道题的详细解法，又像放电影似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乔川赶紧拿起课本去看其他题目，那些题目竟然也都迎刃而解了。这时，乔川警觉起来，他怀疑问题就出在那条金项链上，于是他把它摘下来试试，果然他又失去了灵感。乔川终于认定这条项链是件宝贝，它能帮助自己解答各种难题。妙极了，乔川今后再也不怕作业、提问和考试了！他甚至可以去参加全市的数学竞赛。

乔川从此更加放心大胆地玩耍，上课不注意听讲。不过，不管他听讲不听讲，他的作业总能按时完成，而且绝对正确。

老师感到奇怪，同学们感到奇怪，甚至乔川的爸爸妈妈也感到奇怪了。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乔川什么作业都会，不由得大家不信乔川是一个天才！

其中考试快到了。三天前乔川就扬言他门门功课都要得满分。然而事情常常会节外生枝，就在考试的这一天偏偏出了意外：乔川早晨起来后，小心

翼翼地从桌子上拿起项链，谁知由于紧张，项链竟从手指缝里滑了下去，不偏不倚刚巧掉在地板缝里。

这下子乔川可傻了，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冷汗。他想撬地板，可地板一时撬不开。时间不等人，考试的时间就快到了……就这样，他终于没戴项链就走进了考常据乔川自己估计，两科考试成绩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２０分！

回家以后，乔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忙忙地撬地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乔川终于把项链找了出来。

考试成绩公布了，不出所料，乔川两科的总成绩才１３分。

乔川解释说，那天他头疼，因此难以应付考试。不论如何，乔川以后的作业仍然是全优，大家还是相信了他的解释。可是乔川从此却更怕考试，一听到考试，他就发怵，虽然明知道有项链保驾，可还是心惊肉跳。

时隔不久，全市举行初中数学竞赛，同学们一致推选乔川参加。乔川不想去，可是无法推辞，又一想，反正有项链这件法宝，便勉强应承下来了。

竞赛这天，乔川特意检查了三遍项链的情况，当他确信万无一失时，终于大着胆子跨进了考常因为是全市的数学竞赛，所以考场内气氛有些紧张。乔川坐在那里，心"扑腾扑腾"地跳了起来。"怕什么，废物！"他暗暗骂了自己几句，但却无济于事。

试卷发下来了。他一看试题，顿时浑身冒汗--哪有这么巧的事，在基础试题里，头两道正是其中考试时考过的题目！乔川猛然间全身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金项链，那百试百灵的法宝，不知为什么竟然失灵了，就像存心要出乔川的丑一样！乔川的心像要蹦出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面颊上一颗接一颗地落在桌子上。他的脸色由红变白，终于"扑通"一下晕倒在桌子上。……乔川影响了集体的成绩，他的一张白卷使学校的比赛成绩名落孙山，为此，他必须承受同学们的抱怨和白眼，他第一次受到良心的谴责，也第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漩涡之中。他在夕阳的余辉中默默地走到了江边，来到那次他拾到金色项链的地方。他默默地取下了项链，心里骂道：你这个骗人的东西！我不能再让你骗我，也不允许你去骗别人！他最后看了一眼项链，然后狠狠地一扬手，那项链在空中划了个闪亮的弧形，轻轻地落进了滚滚的江水。

乔川觉得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脚步不由得轻松起来。他甚至一边走着，一边哼起了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错，乔川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半年过去了，乔川终于以自己的努力上进，改善了在同学中的印象。他的成绩提高了，自信心也增强了。这一天，去国外考察的舅舅回来了。他看了乔川的成绩单心里很高兴。他拍拍乔川的肩头说：“我原想送你一条金项链的，可是现在没必要了。"乔川一惊，不由得说：“什么？你想送我那件害人的东西！”“怎么，你戴过金项链？"这回轮到舅舅吃惊了。

“是的。”

“在江边？”

“不错。"乔川点点头。

“这么说是我外甥上了当了！"舅舅狡黠地挤了一下眼睛。

“是你故意放在那里的？"乔川生气地问。

“不，应该说是我们电子研究所。其实它是一部很好的中学生电子辞典。它储存了中学课程的全部信息，而且通过脑电波的触发就会工作，就会把你要查阅的资料通过电磁波再反馈到你的大脑皮层。……”“可它为什么有时

候会失灵？”“是在考试的时候？"舅舅故意盯住乔川发红的面孔，"这就是我们要试验的项目：一般来说，学生在考试的时候，难免心情会紧张，表现为心跳加快、皮肤出汗等现象。这时，项链的触点就会自动关闭。利用这个特点，使偷懒而又想投机取巧的孩子上一两回当，他们也许就会幡然悔悟。这便是我们的设想，一种事先不能告诉被试验者的设想。”“你！”乔川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感到蒙受了屈辱，于是他反击道，"不过，我已经把它扔到江里了！"舅舅却笑了，"太可惜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恰恰证明我们的试验是成功的！"

割断引力波

作者：尤异

“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知道吗？那边派出所里正有人报告说他的孩子被飞碟抓走了！"正在和孢子逛马路的记者刘明无意中听到了这话，心里不由一动。他把提兜往孢子手里一塞，拔腿就跑。

“喂，你上哪儿去？"孢子扭头高喊。

“临时采访！"刘明一边跑一边回答，身后留下了孢子的一片埋怨声。

刘明一口气跑到了附近的平霞路派出所，远远就见一群人围在门口。他虽然不相信飞碟以及宇宙人之类的传说，可是凭着记者职业的敏感性，他感到这件事一定事出有因，可能有采访价值。

他挤进人群，掏出了那个蓝色金字封皮的颇有魅力的《南亚晚报》记者证，一边挥舞着一边往里挤：“请让一让，我是新闻记者！"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南亚晚报》记者，我要采访！"《南亚晚报》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果然，人们自动地向两边闪开，还有人帮着喊：“让开点，《南亚晚报》记者要采访！"刘明走进派出所的屋子里，见一位中年汉子正在涨红了脸，挥动着双臂，口中喷出了唾沫星：“请你们听我说下去好不好？我那孩子，不，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他们的的确确是被飞碟抓去了。这一点我敢发誓！”“算了吧，我知道你也是唯物主义者，发誓是没有用的！"一位身体略胖、模样像是所长的人揶揄说，"这两年人们不再想发财了，可是想当新闻人物的却是越来越多了。你该不是也属于这个范畴吧？"说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那汉子有些恼怒了，脸涨得更红了：“请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也请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位公安人员！”“可是飞碟，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真正见过？有谁能证实你说的都是真话？我们警察总不能捕风捉影地去行动，更不能单凭你一句话就向全宇宙发一个寻人启事，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抓你孩子的宇宙人是哪个星球上的，他们的语言该是什么样的！"全屋的人又哄堂大笑起来。"你？"那汉子气得举起了拳头，就在这时刘明走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同时亮出了记者证：“朋友，请冷静。我是《南亚晚报》记者，跟我谈谈好吗？也许我能帮您的忙。"那汉子把举起的拳头放了下来，却从提兜里掏出一顶帽子和一把带鹿形小坠的钥匙：“瞧，这就是从飞碟上掉下来的。

这顶帽子是我儿子的。这儿有个记号—-前几天淘气弄上的蓝色油漆。"刘明觉得那把钥匙有些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究竟是在哪儿见过，便问：“这把钥匙也是您孩子的吗？”“不是，他没有这样的钥匙。”“那么，请您再谈

谈是在哪儿见到飞碟的，在哪儿拣到这些东西的？"那汉子态度渐渐平静下来，语气也缓和了：“大约是两个小时以前吧？我刚走到公园门口，听见儿子小勇在喊：'爸爸！'我前后左右都找不见人影，抬头一看，吓了一跳，一个椭圆形的家伙正在头顶。它的形状有点像橄榄球，前后都一样，分不出哪是头哪是尾。

这家伙飞得很低，我的儿子正凭窗喊我呢！我清楚地看到里面还有两个男孩，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小，都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我刚要喊，那家伙却突然飞高了，而且很快飞去了，同时从窗户里掉出了这两样东西。”“可是你根据什么说这就是飞碟？"所长插问了一句。

“那还有什么疑问？首先是它的样子像通常传说中的飞碟，其次，它不像火箭和飞船那样从尾巴向外喷火，也就是看不出它用什么做动力。再有它的行动非常灵活，可以垂直升降。这些都和人们常描述的飞碟特征相像。”“这些情况你刚才为什么不讲？"所长开始有些认真起来了。

“什么不讲？你们根本不容我讲啊！”

“好，算了！算了！"刘明刚想再问下去，却被一个警察大嚷大叫地打断了。

“不好了，所长！"警察气喘吁吁地说，"又有两个孩子失踪了！一个叫董慧，一个叫王岩。”“对对！这两个都是我儿子的同学！"那中年汉子叫起来。

“看来真有其事了！"所长完全认真起来，他回头向一名警察吩咐，"做好记录，准备行动！”“那么，再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你看清飞碟--就是那个飞行器里还有什么吗？也就是有没有通常所说的宇宙人？"那汉子望着刘明失望地摇了摇头。

“可是，你根据什么说你的孩子是被抓走的呢？”“这很简单，"那中年人显然一点也不笨，他说，"如果不是被强迫，当我儿子呼喊我的时候，它完全可以降落下来，而决不会违背他的意愿突然飞去--看得出我儿子当时是那么惊慌、那么需要得到援助。"所长和刘明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对那汉子说：“你可以回去了，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你的，不管劫持你儿子的是飞碟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尽力而为！"中年汉子噙着热泪走了，可是所长却想不出救援的办法来。他和刘明都坐下了，各自掏出烟默默地吸了起来。

“飞碟？"所长忽然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简直难以相信！”“是啊！"刘明也附和着，"可是眼前的事又使你不得不相信。这样的飞行器，地球上好像还从来没见过！”“可是案子--"所长在地上踱起了步子，"这种案子，我们显然是无能为力的！”“那你应该向上级报告！”“当然！"所长摊开双手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可是怎样报告呢？报告有人被飞碟抓去了吗？结果准像刚才那样被认为精神失常！”“可是，你总得让上级知道才行！”“你说得很对！但是我在考虑怎样做得两全其美：既让上级知道了飞碟抓人的事情，又不被人当成傻瓜！"他显然想冲淡一下刚才令人烦恼的气氛，便拍了一下脑壳忽然对刘明笑了起来，"有了！你不是《南亚晚报》的记者吗？刚才的情况你也知道了，你是否可以在晚报上发表一条消息。对，标题可以是《飞碟飞抵本市，劫走三名少年》！"刘明挖苦起来：“虽然你的标题并不高雅，可你的头脑显然一点不笨。”“那么，你同意了？”“同意什么？"刘明没有回答，两眼却盯住了桌子上的帽子和钥匙，好像陷入了沉思。

“你等等！"忽然他一把抓起钥匙，叫了一声便破门而出了。

所长刚想阻拦，一个妇女却又忽然冲进门来，她哭喊着：“孩子！请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刘明突然想起在他的老同学艾玉峰那里见过一把这样的钥匙。那是前年夏天，一天，刘明正在自选商场买食品，忽然觉得有人拍了他肩头一下，回头一看竟是高中时候的同学艾玉峰，惊喜之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怎么？连老同学都不认得了？"艾玉峰瞅着他笑眯眯地说。他西装革履，还是那么风度翩翩，只是鼻梁上多了一副白金框架的眼镜，使他多了几分潇洒而少了中学时代的稚气。

刘明也在他肩头上捶了一拳：“嗨，是你呀！谁说不认得了？就是剥了皮，我也认得你的瓤！闲话少说，老同学，你先说说你在哪儿，干些什么？其他同学都有消息，怎么就你杳无音信，好像钻到地缝里去似的。”“地缝我倒没钻，不过我一直研究上天的事情？”“航天飞机？火箭？飞船？普通飞机？"他摇摇头又点点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一声。最后他说：“算了，我们干嘛要站在商店里聊天呢？走，到我家去看看。"就这样刘明来到了他家中，也就在那里他看到了这把钥匙。当时艾玉峰一边聊着一边摆弄着这把钥匙。那钥匙后面的小鹿形坠儿实在是精巧极了，那四蹄腾空、飘飘欲仙的神态，真有巧夺天工之妙，刘明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他想：难道艾玉峰的孩子也在飞碟里面？不，不可能，因为三年前艾玉峰还没有结婚呢！这是怎么回事呢？然而不管怎么样，他觉得都该弄个水落石出！

他叫了一辆小汽车，飞速地来到了艾玉峰那里。艾玉峰正在感冒发高烧。刘明按了好半天门铃，他才慢吞吞地开了门。两人寒暄了几句，在沙发上坐定之后，刘明忍不住嘲弄起艾玉峰来：“怎么？你老兄还是独身主义？这回有病发烧该感到没人照顾的不便了吧？"艾玉峰半躺在沙发上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这种体会。"说着他按了按手腕上的表把，又把手抬了抬，忽然一把暖壶竟从远处无声无息地飞来。他捉住暖壶倒了两杯水，然后轻轻一推，那暖壶又轻飘飘地飞去了。接着他又使几样物品做了类似的"表演"，刘明简直看呆了。

“怎么样？还算方便吧？"艾玉峰挑衅似地问。

“怎么？这都是魔术表演？”

“不，这仅仅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发明！"艾玉峰面颊发红，看来正在发烧，可他此时却表现得很兴奋，仿佛忘却了自己是个病人。他随手拿起一只暖壶，指着壶底对刘明说：“老同学，你看我这壶底比别的壶底要高一块是不是？关键就在这里！”“噢，是装着微型火箭发动机吗？可是喷口在哪里？"刘明一边上下找着，一边自言自语，"喷口在哪里？”“你找什么喷口？”“当然是气体的喷口了？我虽然不是学理工科的，可是火箭是靠喷出气体的反作用力前进的，这点常识我总还是有的！"刘明很不服气，一边叨念着，一边上下地找着。

“算了吧，不要找了。它根本没有什么喷口，它们不是靠气体的反作用力飞起来的。”“那么靠什么？"刘明更惊讶了。

“靠失去引力。”

“失去引力？”

“对，就是失去物体的重量！”

天！刘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让物体失去重量？

这怎么可能！要知道迄今为止，失重的现象只有在宇宙飞船上才有，那是它远离了地球、超出了地球引力范围的结果，或者是飞船在绕地球作圆周运动，地球引力变成了向心力。可是，在地面上怎么会？他知道，他这位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从小时候起就有"发明癖"，高中毕业，他们一个上了大学文科，读新闻系，一个上了大学理科，学金属材料学。从此他们来往得少了，可是关于他的轶事还是偶然可以听到。但是，他真的能有这种比爱迪生、牛顿，甚至比爱因斯坦还要伟大的发现和发明？刘明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

“怎么？你不相信。"艾玉峰感到有些扫兴，可是很快又不以为然了，"这也难怪，从爱因斯坦在理论上预言了引力波存在以来，半个多世纪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一直在寻找它，企图从实践上证明它的存在，可是谁也没有成功。你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能力比他们强。然而我毕竟找到了它，不仅用仪器收到了，而且发现了一种物质可以割断这种引力波。"刘明想要说什么，可艾玉峰摆了摆手，没容他说出来。

艾玉峰仍然自信地说：“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容。严格来讲，不是割断而是屏蔽，就像用铁磁性物质屏蔽电磁波一样。你见过修理电视机吧？电视机线路的高频部分总要用一个小铁盒子罩起来，这就叫做屏蔽。外来的干扰电波遇到这个密闭的小盒子就被挡住了，再也不会干扰高频线路的工作。

“屏蔽引力波绝不能靠铁磁性物质，而是靠另外一种我发现的新物质。我在暖水壶以及那几样东西外边都包上了这种物质。不过，平常不包全，还留一个小窗子，你见我按了一下表把吧？其实那是一个遥控的电子开关。我这里一按，装在壶底的装置收到指令就把小窗子关上了，于是形成了一个对引力波屏蔽的封闭系统，引力波就对物体失去了作用，物体的重量也就消失了。这时，在空气浮力的作用下，物体便会轻轻地飘了起来。我用手一招，使空气产生了流动，物体随着空气的流动便会来到我身边。”“当然，我发明这种割断引力波的方法，决不是仅仅为了搞这些小玩意儿，而是为了制造一种像传说中的飞碟那样的飞行器。

火箭和飞船上天要耗费那么多燃料，主要都用来克服地球的引力，而我制造的就完全没有这个负担，它灵活得多，完全像一个飞碟。……”“你等等！"刘明突然想起了那中年汉子所描绘的飞碟，赶紧掏出了那把带鹿形小坠的钥匙，"老兄，你认得这把钥匙吗？"艾玉峰接过去看了看，突然叫起来：“这是我车库的钥匙，怎么会在你这里？”“可是，这是从一架飞碟上掉下来的，而飞碟上还有三个孩子！”“你说什么？有三个孩子？"艾玉峰拍着大腿失声地叫起来，"糟了！我的飞行器！"他拔腿就往外跑，刘明抓起一件外衣就追：“等一等！

穿上衣服，你还发烧哪！"艾玉峰头也不回地跑出屋子，一直跑到后院的车库前边。

他望着敞开着的车库大门，望着空洞洞的车库不由得瘫软在一棵树上，倚在这棵树上连声地叫着：“完了！完了！"刘明赶上来把衣服替他披上，问：“怎么回事？”“一定是那三个小家伙。"艾玉峰气喘吁吁地说，"昨天有三个小家伙溜进我院子，扒着车库的门缝往里张望。他们发现了我制造的那个飞行器，就是'飞碟'，以为是小游艇，便要借，说是只玩一个小时。我没有同意。他们怪我'小气'。

其中有一个小鬼是我外甥，准是他趁我发烧的时候拿走了钥匙。……”“可是他们怎么会飞起来呢？”“这很简单，它的外壳就罩着那种能割断引

力波的物质，只要把舱盖一盖，便屏蔽了引力波，就会飞起来了。……”“我想他们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完全可能，他们一定是把它弄到了河里，三个人钻进去，然后一盖舱盖，想不到便飞起来了。……"他做了一个向上飞的手势。

“他们会有危险吗？”

“也许！”

“那得赶紧营救呀！”

“没办法，我只好带病去找他们了！”

望着他那慢吞吞的样子刘明心里很急躁，但又没有办法，只是担心地问：“你知道该上哪儿去找吗？”“不能着急，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艾玉峰仿佛看出了刘明的心思，答非所问地说。接着，他敲着脑壳自言自语，"控制电脑，他们大约是不会使用电脑的，这样就只能凭借风力，也就是说任凭风把他们吹来吹去。"他突然转过身来问，"现在是西南信风季节吧？”“是的，可这有什么关系？”“好了！"艾玉峰忽然高兴起来，"他们一定向海上飞去了！

快跟我来。”

“哪儿去？"刘明问。

“到海边，弄一艘汽艇。……”

十分钟后，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海滨码头；又过了五分钟，他们驾着汽艇驶出了港湾。……董慧和他的两个小伙伴，现在是既恐慌又懊悔。几小时前，董慧悄悄拿了舅舅车库的钥匙，和王岩、孙勇一起把"游艇"抬到不远处的小河里。他们高兴地坐上去，发现这艘游艇还装着一个座舱盖，就好奇地把舱盖盖上了。谁知就在这一瞬间，游艇竟像断了线的氢气球，飘飘扬扬地飞了起来。

他们起初一怔，接着觉得好玩，可是没多久便都吓得叫出声来。游艇越飞越高，而且像喝醉了酒似的，随着风一上一下，摇摇晃晃，好像时刻都有翻掉的可能。幸好它上升到一定高度就不再上升了，否则，也许会飞出大片层或在气体极薄的高空中爆炸。

孩子们一边飞着一边叫着，希望有人对他们伸出援救之手，可是终因飞得太高，无人听到他们的叫喊。

“飞碟"飞临公园上空了，受漂流的影响，它突然降低了高度，就在这个时候，孙勇看见了父亲并且叫喊起来。父亲听到了，而且看到了"飞碟"，可就在这时他们又随着漂流升高了，机灵的董慧抓下孙勇的帽子和那把带小鹿坠儿的钥匙一起抛了下去。

“飞碟"被信风吹动着一直朝海面飞去，年龄最小的王岩吓得哭了起来。董慧镇静地安慰着他：“怕什么？这不，孙勇的父亲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会得救的。我看不如现在安心地坐一趟免费飞机，你看这楼房，还有前面的大海。……哭鼻子多难为情！”

王岩不再哭了，他们真的安下心来进行一场旅行了。风不大，"飞碟"平稳地飞着，他们鸟瞰着地面，真有些怡然自得。"飞碟"已经飞临茫茫的大海上空了，他们的注意力渐渐转向"飞碟"舱内。望着操纵台上复杂的按钮，孙勇问：“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它开一下吗？何苦让风刮着它跑呢？"董慧摇了摇头：“不行，它是靠电脑操纵的，而我们不知道它的工作程序，弄不好会出大乱子的，譬如无限制地升高，一直飞出地球，突然拐弯或急速降低高度，

撞到建筑物上弄得机毁人亡。…… ”“ 该不会是吓唬我们吧？"王岩有些天真地问。

“哪里！我舅舅是搞航天材料的，他想出来的东西一向都是新奇复杂的。”“ 算了！"孙勇和王岩几乎同时摇了摇头。

白云悠悠，成群的海鸟在"飞碟"下掠过，海风骤阗，"飞碟"像气球一样被抛来抛去，一上一下地颠簸着，三个孩子都感到阵阵晕眩，肠胃在肚子里搅着，像要翻出喉咙。"飞碟"下面，那汹涌的海浪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把手举向蓝天。……好不容易风平浪静了，可三个孩子已经被折腾得精疲力荆他们忽然产生了口渴和饥饿的感觉，可是又都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绝境：没有水，也没有食品和干粮！

然而，当这种欲望一旦产生而又无法满足的时候，这种思念却偏偏又变得出奇的强烈。

"水！水！"他们几乎同时叫出声来。董慧第一个意识到绝不能这样束手无策地等下去了，可是怎样才能让"飞碟"降下去呢？

“打开舱盖！"王岩喊起来。

“对，打开舱盖，它不就降下去了？"孙勇也兴奋地附和。

对呀！董慧也差点儿叫出声来，可是他忽然又摇了摇头：“ 不行，让它从这么高的地方像自由落体一样掉下去，我们不摔得粉身碎骨才怪呢！”“ 怎么办？"三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我看可不可以让它下降一段距离后关上舱盖，每次盖上舱盖后虽然还会上升，可是上升的速度总比下降的慢一些，我们的高度不就降低了？ ”“ 对呀！"董慧欢呼起来。看来王岩虽小，可他却想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起码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董慧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我看这家伙有点特别，没有动力怎么能飞起来呢？好像盖上舱盖它就失去重量了，然后就像气球一样飞起来了。如果真的是这样…… ”“ 对呀！"孙勇抢过话头嚷道，"没有重量怎么还能有惯性？

我想，它降着降着只要一盖上盖儿马上就停止下降，不信，我们这就试一试！”“ 天哪，你那物理是怎么学的？质量是物体惯性的量度，而不是重量！重量没了并不等于质量也没了。…… ” 王岩一番话把孙勇说得很不好意思，董慧连忙岔开：“ 不管怎么说，还是以小心为妙，我们每次先少降点高度试试，我来指挥，孙勇，你管开舱盖；王岩，你管关舱盖，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协调，千万不能马虎大意。请准备好，现在开始，降！"孙勇按动开关，舱盖打开，"飞碟"果然笔直地降落下去，三人感到一阵头晕。董慧连忙又喊了一声：“ 停！"舱盖关上了，"飞碟"果然在惯性作用下继续下降了一段高度，然后又慢慢地升了起来，他们重复操作，高度果然降低了。

“好险哪！"孙勇想起自己刚才的判断，伸出舌头好半天也没缩回去。

“怎么样？就在这海上降落，行吗？"王岩有点兴奋了，他的话也多了起来。

董慧说：“ 别急，再飞一段，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一艘轮船从下面驶过，他们赶紧降低高度向它致意。当他们升起的时候，隐约听到下面一片"飞碟！飞碟！"的喊叫声。

“瞧，他们把这家伙当飞碟了！"孙勇兴奋地说。

“这本来就是'飞碟'嘛！"董慧也很高兴。

王岩天真地说：“说不定他们还以为我们是外星人呢！不会有外星人的飞碟把我们捉去吧？”“飞碟"飞临一片岛屿，董慧几次有意降低高度想在岸边降落，可又怕撞到岸上。他忽然看见有一个稍大的岛屿，岛上有一片树林，郁郁葱葱，显得特别茂盛，他忙喊：“作好准备，降落！”“往哪儿落？"董慧没有答话，两眼只是紧紧盯住那片树林。海风吹着“飞碟"不偏不倚正好朝着那片树林飞去。董慧的心怦怦地跳着，他什么都顾不上考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但愿一切顺利！

眼看"飞碟"来到树林上空了，他发出一声口令：“降！"舱盖顿时打开，"飞碟"笔直降下来，他又忙喊了一声"停！”“飞碟"又慢慢升了起来。几次折腾，"飞碟"离地面大约只有五六百米了。"飞碟"已经来到了树林上空。不管怎么样，冒下险吧！他相信"飞碟"外壳是坚固的，那边树林也一定会起着良好的保护作用。他一狠心，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降"字。倾刻间，他们听到一阵噼啪的巨响，便落在了绿色的林中。

万幸！万幸！谁也没有摔伤。他们跳出"飞碟"，互相搂抱着热烈地欢呼起来。好一会儿，他们才渐渐冷静下来，开始审视这块陌生的土地。董慧突然问：“你们读过《鲁滨逊漂流记》这本名著吗？"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听说过，但没看过！”“现在我们得做鲁滨逊的准备！"一阵疾风从林梢吹过，掀起了一片哗啦啦的响声，仿佛在呼喊：欢迎你们，现代的鲁滨逊！

艾玉峰和刘明驾着小艇向东北方向驶去。海浪把这一叶孤舟一会举起，一会又重重地摔下，艇舱里溅满了海水。艾玉峰有病的身体被海风吹得瑟瑟发抖，他赶紧从衣袋里掏出药片嚼了嚼便吞了下去。刘明有些可怜他，可是又没有办法。

他担心地问：“你挺得住吗？”

艾玉峰先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可是又觉得好像该说点什么，便苦笑了一下，"都是我太大意，弄得你也跟来受罪。”“我？"刘明满不在乎，"爱管闲事是我的职业病，说不定我会因此写出一篇好文章呢！"他停了一下却问：“可是，你敢保证这三个小家伙现在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海上？”“当然。我相信雷达，现在的雷达真的灵敏到连只苍蝇也不放过！”“可是他们要进入雷达死角呢？”“他们总不会老呆在死角吧？只要在天上，雷达就会发现的。

雷达没见到，说明他们现在只能在海上。”“可是他们能降落吗？又会不会摔死呢？”“你老兄哪儿来这么多的可是？"艾玉峰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被病痛折磨着的人往往总是这样，"你放心，他们不是傻子，特别是我那个外甥，主意多得很。我想，目前主要的是要尽快找到他们，不让他们渴死、饿死！"刘明理解他焦躁的心情，不再问了，小艇静静地飞驰着，与海浪搏斗着。然而大海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宁静，出了海湾就是波涛汹涌的世界，这里本不该是小艇的栖身之地。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两人也又饿又累疲惫不堪了，突然一个大浪打来，他们失去了平衡，从小艇里倾倒出来，而小艇也翻了，并且灌满了水慢慢地沉入了海底。

“喂，老艾！艾玉峰！"刘明呼唤着，可是没有回音。他急了，又使劲地喊了几次，才听到一声无力的回答声。他循声望去，隐隐约约只见艾玉峰随着浪花一上一下地漂浮着。刘明赶紧游过去，挽起了艾玉峰的胳膊。

“怎么样？挺得住吗？”

“还行。"艾玉峰的身子在冰冷的海水里微微抖动，那回答显然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靠这救生衣听天由命地漂浮了！

我没有什么，只是连累了你。"艾玉峰到此时也还怀着那种内疚的心情。

“别说了，只要你能挺住，我们就是胜利！我想，我们总能遇到一艘船，或至少碰到一个岛。而且派出所，还有海港都动员人到海上来找孩子们！"刘明在安慰他，可自己心里显然也没有什么底。

天空全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天海合为一体，黑黝黝的十分吓人。周围只有海风的呼啸，海浪的汹涌，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凭星斗辨别了方向，摸索前进。突然艾玉峰高兴地喊：“ 瞧，我们还是往东北方向！这是个好兆头，我相信一定会找到他们的！"不知漂流了多长时间，刘明和艾玉峰都觉得下半身失去了知觉。他们谁也不说，可是心里都有些失去信心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前面有一片黑黝黝的东西，像是一片海岛，而且岛上竟然还有火光！

“你看！"艾玉峰第一个喊了起来。

“不错，是岛，还有火！”

“是他们！那一定是他们！”

两人兴奋起来，用力地划着水，向火光方向游去。

他们终于游到了岸边，可是谁也没来得及叫一声，就都昏了过去，只是他们上岸时惊飞了一片海鸟。当他们醒来的时候，原来躺在篝火旁边了。三个孩子像默哀一样立在他们身边。

“董慧"艾玉峰喊了一声。

“舅舅！"董慧一下子扑倒在艾玉峰身边，"舅舅，我对不起您，不该私自拿您的钥匙。……"另外两个孩子低下了头，一声不吱，眼窝里的泪花在火花中一闪一闪的。

刘明从地上跳起来，故意兴奋地喊：“ 不要哭了，亲爱的孩子们！有错误回家再检讨，可眼下我们该庆祝这个喜相逢，是不是？"孩子们止住了哭声。这时刘明才发现"飞碟"就在旁边，而 "飞碟"的那边已经搭起了一个窝棚，孩子们头上也都戴上了树枝编的"花环"。

“怎么，你们都成野人了？"艾玉峰打趣地问。

“不，我们在学鲁滨逊！"最小的王岩回答：“ 连这篝火都是真正钻木取火的呢！"说得大家一片哄笑。

刘明说：“ 算了，孩子们！回去好好总结吧，不过现在得赶紧回去了，你们的这位叔叔还发着高烧哩！"大家熄灭了火，扶着艾玉峰一起钻进了飞碟。

小小的"飞碟"，一下子又装进两个大人，塞得满满的，舱盖好不容易才关上。

“飞碟"起飞了，刘明快活地说：“ 现在我作为《南亚晚报》记者正式向你们采访。请问：通过你们这次冒险，各位都有些什么体会？"董慧第一个叫起来：“ 将来我要像舅舅一样，当个飞碟设计师！”“ 我要当野人！不，要当研究野人的专家，像鲁滨逊一样！"大家一片哄笑。刘明对孙勇说：“ 你这个愿望也不错。不过，鲁滨逊既不是野人，也不是研究野人的专家，他是个遇难的航海家，这一点得弄清。"说完，他把脸转向王岩，"小不点儿，你呢？ ”“ 我吗？"王岩自信地说，"我要当一名作家，把这次经历好好地写一写！” 飞碟"里安静下来。刘明悄悄地问艾玉峰：“ 老同学，你这项发明为什么不早点公布呢？ ”“ 因为还没有试飞！”“ 可是这次让小鬼们试飞了！性能良好！是不是？"舱内又是一片哄笑。这时艾玉峰扭开了无线电接收机，喇叭中传出

了广播员的声音：“昨天，本市三名少年乘了不明飞行器走失，现正在搜寻中。……"原来已经过去一天了。

我和“机器人”

尤异

夏令营的第一天，刚刚开过入营式，舅舅就来了。他和我们班主任，也是现在夏令营的指导老师--齐式跃是老同学。一见面舅舅就拍着齐老师的肩膀说：“老齐，求你件事，把我的儿子也带到夏令营去玩几天可以吗？”

齐老师笑了笑说：“别开玩笑了，你家离这儿有５００千米远，千里迢迢地送孩子来参加一个夏令营？再说我这夏令营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舅舅也笑了，说：“你不信？可他已经跟我来了，下午就把他送来行吗？”

一听说表弟来了，我心里非常高兴，虽说我和他从未见过面，可妈妈总是说：“你这么笨，连你表弟的一半都不如！”

为此我对他有点儿妒忌，也有点儿好奇，更主要的是：不管怎么说舅舅的孩子是我的表弟，是我的至亲，能与他见面，而且要在同一个夏令营里玩，这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见我一个劲儿地拍手，舅舅又对我说：“艾琳跟你一般高，希望你多多关照噢！”他说“多多关照”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日本电视剧里的动作，逗得跟前的同学都笑了。

下午艾琳来了。他个头果然跟我一般高，长得文文静静，彬彬有礼，可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儿不大喜欢他。同学们也都说他太注重礼貌了。有礼貌当然是好，然而几乎近于做作和呆板了。也许我不喜欢的就是他这一点。例如每当向他介绍一位同学的时候，他总是那么严肃认真地点点头，然后重复一下自己的名字：“我叫艾琳，愿意为您服务！”

一个同学说：“看他呆头呆脑的，像个机器人！”

又一个同学说：“他好像是专门为我们服务来的似的。”

班里最小的王双喜更是顽皮，他拉起艾琳的手煞有介事地介绍这介绍那，甚至说：“那个写‘男’字的是男厕所；那个写‘女’字的是女厕所。你是男的，一定要上男厕所……”这分明是拿人当猴耍了。我气不过，可看着他向王双喜点头哈腰地答应着，我也实在感到窝囊，心里暗暗地埋怨着舅舅：“舅舅哇，舅舅！你看你是存心让我出洋相！”同时也不断埋怨妈妈太偏向：就凭艾琳这一脸傻相还值得您那么夸奖？

这天晚上是防空演习，半夜三更，一声号音把大家从甜美的梦中惊醒。宿营地不准点灯，外面又刚刚下过雨，伸手不见五指。大家一边低声地传递着命令，一边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好衣服。按照口令，各班在指定地点隐蔽起来并派出警卫哨。这哨兵之中恰巧有我和艾琳。

７月，郊外的夜有些神秘，那雨后的蛙鸣和那温馨的潮湿的空气更增添了这种神秘的色彩，到处是黑黝黝的怪影。我们离开大家，孤单单地站在一棵树下，望着隐约迷离的远山，我心里有些发毛，好歹警报解除了，听见前面一片乱嚷嚷的声音，我跑步追上去，可艾琳却纹丝未动。我忍不住叫他：

“警报解除了，你为什么还不走？”他却说：“警报是解除了，可我们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啊！”

“嗨，这还要什么命令？解除难道不就是命令吗？”我跺着脚说，可他还是非要接到命令不可。没办法我一个人走了，心想：留你一个人在这儿，看你还假装正经？谁知道我走出了１千米远还没见他追上来。我想：坏了，这家伙真是呆上了！我只好向班长汇报，班长也只好跑回去命令他离开才算完事。

事后有人夸奖他组织观念强，也有人说他呆，缺乏应有的灵活性。我故意说他严肃认真，他却说：“其实我也知道警报解除了，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可我习惯于谁下了命令还应由谁来解除。”我心里大吃一惊：“这是什么逻辑，难道你是机器人？”

回去，躺在帐篷里我半宿也没睡着。天亮了，我终于忍不住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说了。他们一听也顿感神秘起来：“嗯，兴许是。要我说你舅舅千里迢迢地把他送来是定有原因，说不定就是想弄个机器人来蒙咱们呢！”

“对，也许这是个什么试验。”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忽然我见艾琳走过来，便赶紧使个眼色，大家不响了，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一齐转向了艾琳，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觉得他像是机器人。

艾琳走过，王双喜说：“你别看机器人形象和人一样，可他没有心脏，肚子里也都是晶体管线路，是硬的而不是软的……”“对，我们今晚就去按按他的肚子。这个任务交给谁？”

王双喜说：“那当然是艾琳的表哥了！”

就这样任务落到了我身上，我盘算好了：今晚我装做给艾琳盖被子的样子，顺便按按他的肚子，是真是假总得弄个明白才是。要知道现今已是公元２１００年，在这个创造性的年代里，什么奇怪的事情都能发生。然而，我的行动还没开始，当天下午又出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这天下午开演讲会，不知艾琳是对此不感兴趣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的表情始终很淡漠，一点儿也不为讲演所激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他却一个人走到小山岗上去了。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呼喊：“不好了，有人掉下山崖了！”

大家闻声都拼命跑过去，艾琳也慢慢吞吞地跟来了。原来是另一个班的一位女同学，因追捕蝴蝶不小心从小山崖上跌下去了。她已经被人救上来，可是一条腿却跌断了，血不停地往外流。大家都吓坏了，连班长都不知所措了，还是齐老师赶来临时给她止了血，用担架抬上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朝医院驶去。

所有的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可艾琳却无动于衷，他始终悠然自得地摆弄着一根柳树的枝条。我气愤地骂他是冷血动物。他却说：“这种事是难免的，修理一下不就成了？”

“修理一下？”对人也能用这样的词语？我愕然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简直是个机器人！”

就这样，“机器人”这名字就在夏令营里叫开了。但谁也说不清是因为他太无情而被叫作“机器人”的，还是他本人就是个机器人，这一点只有靠我们的侦察计划的实现来完成了。可惜的是一连两个晚上我都没有机会下手，因我睡得太死了，一觉睡到天亮，醒也没有醒过。

夏令营的第四天是集体参观科学宫。我们刚刚走完两个展览馆，大家在电子计算机室玩得正高兴，忽然艾琳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急切地跑过去。我一摆手，几个同学同我一起悄悄地跟在了他后边，只见他一头扎进了智能机器人室。

我们扒在门缝往里看着，见他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手舞足蹈，简直有些得意忘形的样子。他见了机器人就像见了老朋友那样，显得那样亲切、那样热情，他一个一个地拥抱它们，同它们握手，我真怀疑：那些方头方脑的家伙也真能理解他的热情吗？

忽然，一个庞然大物向他一步一步地走来了，那家伙的腿就跟象腿一样粗壮，每走一步地面都有些颤动。它迈着坚定的脚步，一下又一下地逼近了艾琳。

我们紧张得差点儿叫出声来。可是就在他们相距不到１米远的时候，那双粗壮的腿突然停下了。他们四目相对，好像在用目光交流着什么信息。艾琳做了一个手势，那巨大的机器人又伸出双臂把他轻轻地举过头顶，艾琳兴高采烈地欢呼着。

展览室里的管理人员被惊动了，急匆匆地赶来。我们也看得有些呆了，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艾琳的一个最富有“人情味儿”的表现。我们忍不装呼啦”一下也拥了进去，谁知所有的机器人都突然地停止了一切动作，木然地呆立在那里。

艾琳被那巨大的机器人高高地擎着，不住地喊：“出去！

快出去！’我们茫然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管理员走过来说“展览室的机器人都有保护装置，以防发生意外事故。

刚才你们乱成一团，大嚷大叫，噪音超过了１２０分贝，它们便自动闭锁了。现在请大家安静一点，按照顺序进行参观。”

管理员又开动了机器人，大家井井有条地循序而进。艾琳从机器巨人身上跳下来，充当我们的解说员。我们参观了作曲家机器人、作家机器人、画家机器人、歌唱家机器人，欣赏它们作曲、写小说、绘画和歌唱，大家都觉得开了眼界。

中午的时候，展览馆决定招待我们一餐简单的饭菜，而且特别声明是由机器人厨师制做的，一听这话大家都雀跃地欢呼起来，因为都想知道机器人做的饭菜究竟怎么样？有的人说一定好吃；有的认为不一定。谁都没有什么根据，只能打赌。

过一会儿开饭了，每人分到一碗米饭、一块点心、一盘菜和一碗汤。这时我发现艾琳不见了，我正在惊异的时候他回来了，原来是从厨房里弄回来一些精盐和酱油。他手里举着这两样东西大声说：“喂，谁若嫌菜淡，这儿有盐！”我一

尝，那米饭和点心都做得呱呱叫，可是那菜和汤果然有点儿淡。我很奇怪，便问艾琳是怎么知道这菜会嫌淡的？

他笑一下说：“我吃得多了。当然有这个体会。”

我追问：“你吃得多了？在哪儿吃得多了？”

他岔过去说：“机器人没有味觉，所以做菜不会放盐，只能做得淡一些。这样嫌淡的人可以自己加盐，如果做咸了，那可就没办法了。这叫‘宁淡勿咸’，是机器人厨师的一条原则。”

我听得目瞪口呆，心想：“他怎么就那么了解机器人呢？”

回到营地，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发开了议论，大家都觉得艾琳有些奇怪：他对机器人的感情比对人深；他对机器人的了解比对人多……王双喜嚷着说：“依我看，他就是一个机器人！”我连忙向他使眼色他才不响了。

这天傍晚，刚刚吃过饭，艾琳和大家一起散完了步，然后回帐篷躺下休息。我向王双喜使了下眼色，他立刻跑出去找齐老师。一边跑还一边大喊：“不好了，有人肚子疼了！”惹得许多同学跟着他一起跑，离得很远就听他断断续续地大声喊：“不好了！齐老师，是艾琳突然肚子疼了，在帐篷里疼得乱嚷乱滚……”我一边听一边笑，真佩服他的表演才能，这家伙装得语无伦次的，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奇怪的是艾琳并没有反应，我回头一看：好哇，原来他这么快就进入梦乡了。大约是齐老师快走近我们的帐篷了，预先等在外面的一个同学便喊：“哎，齐老师来了，齐老师来了！”帐篷里的另一位同学听到这个信号，便大嚷大叫，煞有介事地喊起疼了，为了更好地进入角色，一边嚷还一边抱着肚子在地上滚。

艾琳被惊醒了，莫名其妙地看着，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还没等他弄明白，那位嚷疼的同学突然扑到他身上，同时顺手用湿手巾淋了他一脸水。

当齐老师踏进帐篷，他正在那里叫：“艾琳！你醒醒！艾琳，你醒醒！你醒醒哇！”我也连忙对齐老师说：“不好了，艾琳疼得昏过去了！”

艾琳这时突然挣扎起身：“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我没病！谁说我有病了？”

他越挣扎我们越是按得紧。我们一齐喊着：“齐老师别听他的，他疼糊涂了，快送医院吧！”

见这情景，齐老师忙说：“快，送医院！”话音没落，王双喜进来嚷着：“汽车已经来了！”

“这个鬼精灵！”我心中暗喜，原来他去叫汽车了。

我们不容艾琳分辩，七手八脚地把他塞进越野汽车，接着我们和齐老师也跳上去。门一关，汽垫越野车便飞驰而去，只两三分钟便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艾琳还是嚷着、挣扎着说没病，我们按着他向大夫七嘴八舌地介绍“病情”。大夫开始检查了，艾琳知道再挣扎也没用，只好服从大夫东听听西按按，开始摇起头来：“嗯？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啊！”他像在自言自语：“腹平软，肝不大，心音纯正……”怎么？他的肚子是软的？他还有肝、有心脏？我们几个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都大失所望。

这时大夫断然地说：“就现在的检查看，他没什么毛病！”

我赶快接上去说：“刚才他可疼得不轻，不过现在可能是好了！”

齐老师说：“是啊，刚才疼得不轻。不过，病来得急好得快，这也是常有的事。那么我们走吧！”听这话我们几个忍不住偷偷地笑起来，不料让艾琳看到了，他火冒三丈地骂：“还笑呢，纯粹是捉弄人！”

大夫也笑了：“捉弄人是不太好的，不过现在是夏季，饮食卫生还是应该注意一些。”我们一边点头称是，一边走出了医院。当然，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免不了挨齐老师一顿狠狠的批评。

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艾琳没搭理我，我主动找上他，歉意地说：“艾琳，实在对不起！其实，嘻嘻……”我忍不住又笑起来。

“你笑什么？”艾琳恼怒地问。

“其实，嘻嘻，我们怀疑你是机器人！”

艾琳恍然大悟，他也笑了：“怎么样？不是吧？”

“那当然，验明正身，证明你也是血肉之躯嘛！”我连忙赔着笑脸说。可谁知他却又突然冒出来一句：“那也不保准！”

说完还向我诡秘地眨眼睛。我心里又是一个折儿：怎么？难道他……我又起了疑心。

夏令营的第二周，舅舅来了。我赶紧迎上去，问：“舅舅，您怎么又来了？坐什么来的？这么快！”

舅舅乐呵呵地说：“又到这边出差了呗！反正坐飞机还不到１个小时。”

我说：“您这么几天就来两趟，一定是有什么事！”

舅舅仍旧笑着：“没什么事，只是顺便再看看艾琳。”他旋即又问，“艾琳好吗？你们大家没欺侮他吧？”

我想起上医院的那件事，脸红了，支支吾吾地说：“他挺有礼貌的，大家也都对他挺好，只是……”“只是什么？”舅舅追问。

“只是他有些古怪！”

“古怪？”舅舅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一时引来了不少同学好奇地瞅着我们。舅舅没有理睬，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我：“你能说说他究竟什么地方古怪吗？”

我摸了摸脑袋又摇了摇头：“我也说不准，反正他跟正常人有点儿不一样！”

“嗯？”这下舅舅陷入沉思了，好久他才抬起头来说：“你最好还是能告诉我，他跟正常人有哪些不一样。”

我又想了想，最后没有把握地猜测道：“好像是神经吧？”

“不对。不是神经！”王双喜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这小机灵鬼插嘴说，“依我看他神经正常，理念很强，这是一般人比不了的。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太那个了！”他用手比划了半天也没说清楚“那个”是什么。

这时舅舅明白了，他接过去说：“是太理智了，以致大家对他不太欢喜了是吗？”

“对！对！”他也恍然大悟，“他多了理智，反而好像缺了一点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是普通人的感情，是吗？”

“太好了！”又一个同学拍起手来，大声说：“我早就觉得他……他……他像一个冷血动物！”说完他又觉得失言，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连忙向舅舅说了那天有同学滚下山坡的事，我说：“他当时几乎无动于衷，还说修理修理就好了。人又不是机器，怎么好说修理修理呢？”

“那若是机器人呢？”舅舅开起了玩笑。

“是啊，我们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可是我们检验结果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有心脏呢？”王双喜接过去说，于是大家都乐了。

舅舅狡黠地眨眨眼睛：“用什么方法检验呢？该不是硬说人家有病吧？”说得我们几个人脸全红了。

舅舅说：“你们齐老师全告诉我了。其实我认为你们没有错，有错的应该是我，我没有把实话告诉你们。”

“怎么？艾琳是机器人？”大家又敏感起来。

“那怎么会？他也是血肉之躯嘛。”立即有人反对。

舅舅说：“当然和我们是一样的。”

“那他究竟是什么人？”

舅舅说：“不用猜了，我可以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他虽然不是机器人，但他是一个‘人造人’。”

“什么？‘人造人’？”大家惊异起来，“只听说过有人造皮革、人造蘑菇、人造肉，没听说过还有人造人……”“那--艾琳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终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舅舅点燃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都是父母生的，所以都是天然人，也是正常人。”

“那--艾琳是试管婴儿吗？”王双喜反应快，连忙插嘴。

“不，”舅舅摇摇头，“试管婴儿也是天然人，他也有父亲和母亲，可我们的艾琳……”“他没有父母？”有人插嘴。

“是的。”舅舅说，“你们听说过单细胞繁殖吧？这也叫做单性繁殖。就是从人身上取一个细胞，经过科学处理使细胞分裂增殖，最后直至发展成一个人。

“这个人因为只是由一个人的细胞发展来的，因此，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他只具备一个人的特点，也就是说他无论从相貌、体魄直至气质都同原来那人一模一样。因此有人又把这叫做人体的复制。艾琳正是用这种办法产生的一个人，因此是人造人。由于他是用我儿子艾琳的一个细胞繁殖成的，所以他跟艾琳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的细胞长成的，所以他也是我的儿子，我也叫他艾琳……”我们听得目瞪口呆，隔了好一会儿才有人问：“那--两个艾琳不是弄混了吗？一喊都答应，那么到底是要叫哪一个呢？”

舅舅又笑了：“有这种情况。不过这位人造人艾琳不经常住在家里，而是住在我们研究所里，由机器人照顾他的生活，按程序安排他的学习……”“噢，怪不得他那么像机器人呢！”我们恍然大悟了。

“对了！你们观察得很仔细，因为他是在机器人堆里长大的，所以他的行为逻辑很像机器人，思维严密，理性强，也正如你们说的缺乏人的感情。”

舅舅挨个地看了我们一遍，突然又问：“你们看过《九十

四个小希特勒》吗？这是一本科学幻想小说，情节都是编造出来的，是假的。然而，它的科学道理却是正确的。

“从《九十四个小希特勒》的故事来看，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后天的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作用。故事中的那九十四

个小希特勒都是法西斯分子用希特勒的单细胞繁殖成的，他们企图制造出九十四个希特勒战争狂人。

“然而，他们终因没有得到希特勒当时成长的后天环境，虽然面貌酷似，但却成不了希特勒那样的狂人。可我就没有注意这一点，当时若是读过这本书就好了，就不会把艾琳放在机器人的环境中去培养教育了！”

“怎么？您没有读过《九十四个小希特勒》？”王双喜好奇地问。

“是的。我当时对科学幻想小说存在着很深的偏见，以为它们都是在胡说八道。最近我才意识到读点科学幻想小说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丰富我们的想象，有时还可以启迪我们的智慧哩！譬如我当时要读过《九十四个小希特勒》就一定会注意艾琳成长的环境。现在看来，他在机器人的教育下，一

切按计划来，成长是很快的。不要以为他跟你们一样都是１４岁。他个头是不矮，你们该学的课程他也都学过了，可他今年才刚刚４岁半。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年半里用营养素使他发育成了１４岁的身体，并由机器人对他进

行了１４岁少年应受到的教育。

“可是我觉得我们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人所应有的感情，或按大人们的话来说，是缺乏人性。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所以就把艾琳送到我们这里来了，是吗？”

对于我这尖刻的话舅舅并没介意，他只是说：“我今天向大家讲清楚艾琳的来历，也在于希望大家多多帮助他。既然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责任让他像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下去。”

正说着齐老师走过来了，他身边还走着两个孩子，大家不看犹可，一看都瞠目结舌：那是一模一样的两个艾琳！

齐老师把两个艾琳拽到自己身前对大家说：“事情显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现在两个艾琳都来了，就在你们面前。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有趣的智力测验，看看谁能分辨出这两位艾琳，啊，不不！应该说是……”舅舅在一旁笑了：“其实说是真假艾琳也没什么，这不过是为了区别，就像艾琳Ａ、艾琳Ｂ一样，只要他们两人没什么想法，便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代号……”没等舅舅说完大家就嚷成了一片，齐老师挥了挥手让大家静下来，一个一个地讲，却又谁也说不准了。两个艾琳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只是笑眯眯的。我仔细看了看，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个头一般高，肥瘦也相同。服装也一样，比双胞胎还像。心里暗叫：真是神了！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请他们说说话看！”我也忽然恍然大悟：对呀！听听他们的声音一样不一样。同我们住了几天的那个艾琳的声音我们是熟悉的。

舅舅瞅了瞅两个艾琳，笑眯眯地说：“那就说句话吧。”

“说什么呢？”一个艾琳问。

“是呀，说什么呢？”另一个艾琳问。

天哪，他们说话的声音也是一模一样。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吱声了。齐老师与舅舅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这样吧，我们先到那边休息休息，你们在这里好好研究一下，看看究竟有没有办法分出这两位艾琳。”

王双喜嘟哝着：“《西游记》里有真假孙悟空，我们现在似乎又有真假艾琳。这两个艾琳恐怕到如来佛那里也分不清了。”

我说：“慢来，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大家忽地一下都凑过来。

“真艾琳没参加我们的夏令营，这些天发生了些什么事他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就问这些，答不上的就是真艾琳！”

“对，好极了！”大家高兴地嚷起来。

“怎么样？想出办法来了吧？”听到欢呼声齐老师大声地问，同时把两个艾琳又都领到我们面前。

王双喜抢着说：“现在我问一个问题，你们俩保管有一个人答不出来。我问：昨天中午我们吃的什么饭？”

“大米饭，土豆炖小鸡”一个艾琳回答。另一个也马上接过去：“对，是大米饭，土豆炖小鸡！”

“这样不行，得把他们分开才是！”一个同学嚷起来，我们大家也都意识到必须把他们两人隔离开才行。于是我和王双喜一人领一个，让两个艾琳离得远远的，并让他们小点儿声回答，只要跟前的人能听到就行了。然后由一

个同学大声地提出问题。

他问：“前天下午我们夏令营里搞了什么活动？”

我连忙问身边的那个艾琳：“你说前天下午搞了什么活动？”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搞读书报告会，有三个人作了读书报告。”

我心想这个是假艾琳了，谁知当我高声问王双喜那个艾琳是否答对了时，我清楚地看到他也点了点头。

一连问了几个问题，结果都是一样，同学们可都傻了，谁也闹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舅舅正坐在那边草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时慢悠悠地站起来，一边挥手一边对我们大家说：“请大家不必费心了，这样的问题难不倒他们。因为……因为……”不知为什么舅舅忽然变得踌躇起来，他“因为”了半天才说，“因为另一个艾琳身上带了一个微型摄象机。”

我嚷起来：“羞！羞！舅舅是克格勃！”还有同学也嚷起来：“舅舅搞特务活动！”

大家吵吵嚷嚷闹成一片，齐老师连忙制止：“大家不要吵了，现在继续回答谁能分辩出两个艾琳？”

同学们不吵了，又凑到一起低声地研究起这个问题来。王双喜忽然一拍脑袋：“哎，对了！”

“对了什么？”大家惊奇地问。

王双喜突然诡秘地笑了一笑，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嘘--小声点儿！”然后轻声地说，“你们想想在齐老师来之前我们说什么来着？”

“听艾琳父亲讲人造人的事儿。”

“不对！”王双喜摇了摇头。

“说有个艾琳实际上只有四岁半？”

王双喜又摇摇头：“咳--也不对！”

“那--”

“你们大家想想我们说这个艾琳缺少了什么？”王双喜又提示道。

这下我想起来了，赶忙脱口而出：“他缺乏人的感情！”

“对了！”王双喜满意了，“因为他是在机器人环境中长大的，所以缺乏人的感情，我们叫他‘冷血动物’，所以艾琳的父亲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还所以个什么？你还有完没完了？”有人不耐烦了，“你就说该怎么试验吧！”

我说：“还重复上次女生跌伤那件事。”

“不行。”王双喜的头摇得像个拨郎鼓，“他已经有了一次经验了，这次未必管用。”

“那么……”我们大家都沉吟起来。

王双喜一摆手，大家把头都俯下来，只见他用极轻微的声音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听清。他一边说还一边用眼睛瞅着那边的两个艾琳，那模样诡秘极了。

“你要干什么？”我有些生气了，刚要这样问，他突然挺直腰杆向那边冲去，一边跑一这喊：“不要动，左边那个是假艾琳！”

大家莫名其妙，而舅舅却一个劲儿地赞许说：“对！对！

你猜得完全正确！”

我们让王双喜说说他是怎么分辨出来的，他说：“这很简单，真艾琳具

有正常人的心理：好奇、多疑，而另一个艾琳却没有。我正是故意引起真艾琳的好奇心和多疑心，使他一

个劲地注视着我，才找出他的……”“ 噢，原来是这么简单！” 大家不由得心悦诚服。

经过一段夏令营的生活，这个艾琳也变得蛮有人情味了，分手的那天他还恋恋不舍地流下了眼泪。我忽然想起这个艾琳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便说：“ 舅舅，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舅舅说：“ 那当然。我看现在就起一个吧？嗯，叫什么好呢？ ” 舅舅朝这个艾琳问。

“我喜欢艾琳这个名字。” 他表现出了他的天真劲儿。

舅舅笑了，拍着他的肩头说：“ 那怎么行？你总不该把别人的名字夺过去呀。更何况这一来艾琳的户口、学籍卡片等等都得更名，这可是费事的事情！”

“那我的户口，我的学籍卡片呢？ ”

这位艾琳如此一问，舅舅倒无言可对了，因为他无法告诉他：他没有户口，更没有义务教育的学籍卡片。因为这样就得说明他跟别人不一样，就会刺激他的自尊心。舅舅只好把话岔开去，说：“ 算了，等回到家查查字典再取个好名字吧！”

不久，舅舅和这个艾琳都回到了家，这位艾琳寄来一封信，是他代表自己和舅舅写来的。信上说：“ 这个艾琳已取名叫艾莉，这是因为琳和莉的音有些相近，为此艾莉还颇满意。

只是艾莉报户口和上学的事还颇麻烦…… ” 唉，真想不到艾莉还会有这么多麻烦，但愿他能顺利得到解决，而我又多么希望再见到艾莉呀！